

组织强烈反对以霍多罗夫代表的孟什维克专政，可他的地位没有动摇。霍多罗夫控制的主要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对他的专访，呼吁“保持前线的统一，保障（二月）革命的统一，保护国家的统一”。11月5日和9日，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河沿岸消息报》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边陲报》都刊登了他的发言。

皈依布尔什维克

但霍多罗夫在远东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1917年底至1918年初，远离俄国革命中心的远东也发生剧变，眼见临时政府恢复无望，俄国各路保皇党人、资产阶级维新派乃至强盗军阀纷纷起来夺权，美英日协约国军队也陆续登陆远东港口，实施武装干涉，霍多罗夫这个军区特派员完全被架空了。为了躲避战火，1918年秋，他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凭借运气、知名度和良好的教育程度，在《边陲报》谋得一个编辑位置。因为通晓法语、德语和当时尚不流行的英语，霍多罗夫把新闻岗位干得风生水起，而且他还在那里未卜先知地恶补起汉语来。

1919年，俄国内战越打越残酷，整个远东被帝国主义干涉军与白卫势力占领，从高尔察克到格列博夫的各式白卫头目都公开与颐指气使的外国干涉者合作，出卖人民的利益。霍多罗夫虽是孟什维克，但他终究有着“革命的原教旨信念”，内心根本看不惯白卫分子滥杀无辜、毁灭一切的做法。在他眼里，白卫军是企图吞并从西伯利亚直到外贝

霍多罗夫为人机灵而且易于共事，他在上海很快安顿下来。

加尔的日本人的附庸，而布尔什维克则是真正反抗侵略者并努力恢复人民权利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霍多罗夫在白卫势力控制区里就变得日益危险了。最有力的证据是，1918年底，他还敢在《边陲报》上抨击白卫分子把一切异己当成“布尔什维克党羽”加以屠杀的行为，可到了1919年春，随着高尔察克等白卫军军阀把孟什维克乃至犹太人都当成“俄罗斯敌人”加以消灭时，霍多罗夫不得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逃之夭夭，乘坐轮船逃往当年西太平洋最富有的大都市——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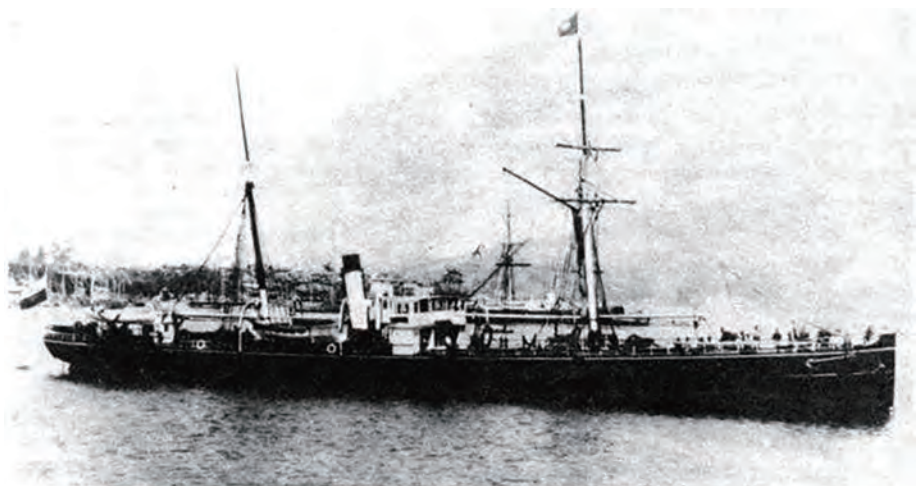
霍多罗夫为人机灵而且易于共事，他在上海很快安顿下来。当时，旧沙俄外交机构尚未被中国北洋政府取缔，还靠着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及英美协约国赞助苟延残喘，霍多罗夫巧妙地打入上海的俄籍人

士社交圈，获得广泛的人脉关系，尤其是旧沙俄外交机构同协约国勾结的许多内幕为其掌握，但他不是为了写文章爆料，而希望为新的事业所服务。

这个“代表”不简单

1919年，随着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高尔察克白卫军被打垮，苏俄红军取得西伯利亚及远东方向的战略优势，但此时日本在俄国远东驻扎有五万大军，且拥有白卫势力充当代理人。鉴于自身国力尚无法与日本对抗，1920年春，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明智地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成立缓冲的远东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仍为布尔什维克主导，但也吸纳不少思想转变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孟什维克，像新

下图：霍多罗夫搭乘符拉迪沃斯托克号轮船来上海。



Пароход „Владивосток“